

## 怀念恩师韦朝才

□ 合肥 张道玉

我初中就读于肥西县长安中学。您是我初中时的政治老师，同时也是学校的教导主任——韦朝才老师。您离开我们已有二十个年头了，您的音容笑貌永远珍藏在我的脑海里。

老师，您心地善良，宽宏仁慈。我小时候家境贫寒，吃饭都成问题，更不用说读书。那年秋天，我上初三，父亲突然病逝，在家庭巨大压力下，我被迫辍学。得知这一情况，您数次捎信做我母亲思想工作，让我上学，结果给您的是遗憾。次年，我在田间放鸭，您带着同学找到了我。“一定要上学。”您不容置疑。“我给你减免所有的费用。”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只知道使劲点头。时隔一年零一个月，我又回到学校读书。长时间丢了课本，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倒数第一。我自己灰心了，可您的“你肯定行”鞭策着我，最终使我从暂时性遗忘中找回了记忆，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中考前夕我的综合成绩名列前茅。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旦之福。中考的前一天晚上我突发高烧，老师，是您将我送到了医院彻夜治疗。您像慈父般照顾我、安慰我。那时的天气异常炎热，没有电扇，您一把纸扇摇个不停，直至我退了烧睡好，您才轻轻离开。第二天您又是红着双眼将我送到考场。尽管当时我身体十分虚弱，但是老师我没让您失望，最终以绝对优异的成绩录入肥西师范。您给我录取通知书时的无限欣慰，我至今记忆犹新。

老师，您教学严谨，督学严厉。您教的《法律常识》《社会发展简史》直到现在我都熟记于心。您对我们学习一贯严厉。记得有一天晚自习结束后，我和几个同学“挑灯夜打乒乓球”，被您逮个正着，您火冒三丈，“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冲刺乒乓球’？明天的政治考试考不到满分，你们滚蛋走人。”您的愤怒我非常理解，我陷入深深的自责中。第二天的考试我的成绩如您所愿，您依然处分了我。现在想来，那不就是“打是疼，骂是爱”吗？那

正是您的最严厉的爱啊！谢谢您，我的老师！

师范毕业了，我也走上了教师工作岗位。我百倍地努力的是回报老师您的厚爱。一次同学聚会，从不沾酒的您喝得酩酊大醉，您摸着我的头意味深长地说：“你呀，从前的小不点，今天终于成材了。”您是那样的高兴，那样的得意。

老师，您张弛有度，奖惩分明。儿时的我天真幼稚。一次课前，我将一只活的麻雀放在了语文老师的眼镜盒里。上课时，语文老师打开眼镜盒取眼镜时，麻雀突然飞出，老师吓得不知所措，眼镜也摔碎了。我知道闯祸了，语文老师气得浑身发抖，到您跟前告了状。您在全班同学的面前狠狠训斥了我：你这个班长从今天开始代理生活委员，每天给中午吃饭的同学打饭。那时候，中午吃饭都是从食堂把饭桶抬到班级再分饭。我又担任了生活委员，每天分饭很累，但是我每天都从家里带饭了（上学时我是从家里带饭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您对我的处罚更是对我的特殊照顾（您早知道我家特别困难，为了不伤我的自尊刚好找了借口）。那时的我，真的是累并快乐着。

老师，您工作平凡，但誉满天下。您默默地坚守着几十年不变的岗位。满满一抽屉的各种获奖证书是您最大的财富，更是您至高的荣誉。百花丛中花似锦，红花要靠育花人。我们记得您的教诲，在自己的岗位上勤于学习，乐于奉献。

老师，您辛劳一生，离去匆匆。1998年春天，传来的噩耗似晴空霹雳，刚刚退休的您，倒在了您挚爱一生辛勤耕耘的土地上。老师，您毕生执教心无愧，热血哺育志未休。您甘为春蚕吐丝尽，愿作红烛照神州。您的恬淡胸怀、渊博智慧，淡薄名利，爱岗敬业是我今生最大的精神食粮，并且永远激励着我。您似钻石，替我滤去凡尘的狂躁与浮华，传承与延续着您的爱与真诚。

安息吧，我的老师，我会永远怀念您！

## 螃蟹

□ 肥西 张建春

螃蟹行走在水旱两地，很多年里在村子里不受待见。水田打洞，旱地找吃的，螃蟹不紧不慢，作为村子的老住户，没少和我打照面、打交道。螃蟹作为水生动物存在，鱼鳖虾蟹，螃蟹摆在最后一位。虾兵蟹将，蟹的地位又比虾子高。鱼虾蟹多，有水的地方就有鱼虾，无水的地方能找到蟹鳖，尤其是螃蟹，张着八个爪子到处横行。村里人对待螃蟹的态度恶劣，陆地上碰上了，不管不问踩上一脚，水中看到也要撵上一气。原因简单，螃蟹爱打洞，新做的田埂形成了小漏子，多是螃蟹的作为，漏子七拐八拐，下水漏子要堵上，还得化费点工夫。再一就是螃蟹爱夹秧苗，耽误庄稼的生长。无肠先生螃蟹惨了，往往是一脚踩上，螃蟹分崩离析。

掏螃蟹是童年时的一大乐事。螃蟹爱在水田边打洞做窝，洞口扁平粗糙，好识别，伸手进去，十拿九稳，螃蟹略作反抗，张开鳌钳作攻击状，也仅仅是一两个回合，就被掏出洞来。几个玩伴比赛，看谁掏得多，半天下来，没见分个高低输赢，也就是玩了。掏出的螃蟹装在竹篓里，顺着篓壁向上爬，呼呼地弄出声响，如沙沙的雨，很是好听。掏螃蟹有时掏出了意外，蟹洞里盘踞着蛇，吓得一声冷汗，好在是无毒蛇，有惊无险。我们由此有了结论，螃蟹是蛇的门神，螃蟹不怕蛇，它们是一家。结论对不对，也没人烦神去考证。

掏回的螃蟹没有好下场，多是剁碎了喂老鸭，老鸭吃得神气，一段时间里常下双黄蛋。吃螃蟹偶尔为之，家中菜油足时，掏来的嫩螃蟹用沸油炸了，连壳吃，也很是香。后来村里住了知青，和他们混熟了，学会了另种吃法，把老成的螃蟹扔进了点燃的野火里，烤熟了剥食，蟹肉不多，

却很鲜美。村里的大人们反对，说螃蟹肚子里有蚂蝗，万万不可吃，打过骂过，我们还是偷偷的吃，和知青们一起连皮带瓢的吃。

螃蟹在村子里实在是没好名声，这无心无肺无肠的家伙，得意和慌乱时“八个爪子炸着”，旁若无人地“横行霸道”，常用在对某人、某事的形容比喻上，说某人属螃蟹的，肯定不是件好事。

乡村的文化，最成功的地方是以物喻事喻人，之后固定和格式化。螃蟹是乡村中霸道和手忙脚乱的代名词，安放在这个点上，人就寡淡了。实际上，我看过螃蟹的软弱，脱壳时，螃蟹全身无骨，软得像面团，无力而透明，被一只只虫子欺负，连躲的功夫也没有。万物都有软弱时，这也是乡村告诉我的哲理。

螃蟹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了我们启示，数字的启示。村里人喝“苦酒”（山芋干酒），几人一凑，大划螃蟹拳：一只螃蟹，一张嘴，两个眼睛，八条腿；两只螃蟹，两张嘴，四个眼睛，十六条腿；三只螃蟹，三张嘴，六个眼睛，二十四条腿……如此下去，说错了，喝上一杯“苦酒”，我们在一边听，不知不觉识了数，品尝了筷头上的酒，也算是快乐学习吧。

再长大些，一知半解地读《红楼梦》，看到大观园里贾宝玉、林黛玉们赏菊、吃蟹、作诗，热闹而有趣味，甚是不解，一只螃蟹能有如此大的魅力？诗是好诗，花是好花，对横行霸道的螃蟹好将不起来。再在之后，也学着去赏菊、剥蟹，螃蟹已不是过去的家伙，个头大，饱满，换了个名字，叫毛蟹、闸蟹，甚至有了代码、上了锁。不过我仍是不得要领，没吃出个头绪和情趣来。无论毛蟹、闸蟹，还不就是螃蟹，在村子周边八个爪子“炸”着的家伙。

## 余一万改名

□ 安庆 董本良

在余氏的族谱里有“一”字和“本”字辈分，贫困中的农民很多取“一江”“一海”和“本江、本海”的名字，这样的名字和姓连读意味着：能余下“江、海”之多自然生活不愁。

余老屋有个叫余一万的，七十岁了，清瘦结实，身板硬朗，百十来斤在肩也大气不喘，并且他少了一只肾，断过四根肋骨，那是当年他想诱导生产队一头“打人”的牛而惹下的祸事，人们至今因谈起他拎着牛鼻子、用竹鞭抽打牛脸的举动而津津乐道；更为他不听老伴劝阻坚持要吃“红芋娘子”（红芋种）“出芽马铃薯”中毒而唏嘘不已，他却不以为然，只可惜那上好的粮食。五年前，不服输的他心里的天塌了：壮硕的儿子患癌症，耗尽积蓄仍未能挽救；儿媳也很快改嫁；十三岁的孙子初中在读；老伴身体又羸弱。他整日长吁短叹，愁眉不展，不几日竟须发全白。

“余老，把你家报贫困户？”市林业局扶贫队林队长闻讯赶来，询问道。“你……你，我……不要！”余一万额上的青筋高高地鼓起，脸气得通红向她吼着，吓得年轻的她赶紧溜回到村部。村书记老余对来汇报的林队长笑笑说：他有四十年的党龄，当过九年兵，从不要公家的照顾，觉得好手好脚要人恩惠可耻，还是想想别的法子吧。

五年前的一个冬夜，为突遭变故的余一家，林业局和村委会开展了一次特殊的“谈心”活动：“种油茶吧，余老，你家后坡的土很适宜，我看过了。”年轻的林队长怯怯地问。“我没本钱哪。”他叹道。“局苗圃给茶苗”林队长说。“可以贷款五万，免息，这钱请挖机整地够了，村里都协商好了。”村书记老余也说道。“一亩能栽几棵？能结多少果？一斤果卖多少钱？”他问林队长最紧要的东西。“一亩能栽100棵，管理跟上的话，一般到第四年就可以挂果200斤，第五年亩产就有800斤，第八年进入丰产期，亩产能达到1200斤，目前预测油茶树可以活过百年；一斤鲜果市价2块钱左右。”林队长一一作答。余一万扳着手指盘算开了：整地和苗不要本、肥料也不用花钱、生产技术大约也不用发愁，有林队长和林业局技干。想到这里他仰起头说“好，干。”

几年来，余老屋的人只要是天不下雨就能看到余一万在油茶地里不停忙碌的身影：春天和秋季他躬身弯腰，补苗、除草、培土；冬季他把弟弟猪场肥料二次运输挑到油茶地里，追肥结束后，在技干的示范下修剪、整形、摘花。这几年里也有志愿者光顾茶林，帮忙拔草，余一万让他们照完像就客气地请离，遇上好心的要多拔几棵草，他的额头就又青筋鼓起：人要有好心，拔草要断根——他嫌志愿者活做得不好；他就喜欢听到锄头和土疙瘩相碰发出的金属声音：锄头在他手里轻轻晃动，草躺下，再晃动土和草分开，再轻轻一勾草聚在一起，过几天挖沟槽把青草埋起来，他很是享受这个劳动过程，志愿者哪能达到他的标准呢！他不知疲倦像照顾幼童般侍弄着茶地，远远望去，油茶地清清爽爽，青葱翠绿。

第五年到了，他的油茶硕果累累，正如林队长所说，五十亩坡地足足摘了四万多斤鲜果，卖完鲜果，他还了五万元贷款仍盈余三万多元。那天在乡里开油茶发展经验交流会，他发言结束时说：我们农民也能当行长，当绿色银行的行长。台下响起如雷般的掌声，他戴着大红花得到表彰。回家的路上余一万仍陶醉在掌声里，乡邻看着乐呵呵的他问：“余一万，哪里来，么事高兴那？”他一愣转而脸又一沉：“我改名了，不叫余一万，我是茶八万，余三万我——还要当行长”。看着乡邻一头雾水，莫名其妙，余一万忍不住哈哈大笑——后来村民知道了实情，有人叫他余三万；再后来，余一万“余行长”的外号在全乡也传开了。

